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五

學十三

史家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

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葢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天跖何

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来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

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係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

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顔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揔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輙没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

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歴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産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子産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

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為厲也　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獘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

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唐書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

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録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　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説所以吕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　史記亦疑當時不曽得刪改脱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様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或謂史遷不可謂

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歴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来發揮他又問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其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濶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

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值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　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

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
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
甚疎畧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
意思吕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
體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
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吴王一段只於淮南王
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葢陪字訓貳以此言弟

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鄽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　孔明

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畧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已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

書自可見又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户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顔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賔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

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賔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黄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别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

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来通鑑只是凴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説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来他自做却敗温公通鑑

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乃佳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𠷈耐劇孟不知温公為將設遇此人

柰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

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簒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其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或謂温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何如爾　問温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専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

中和亦是才亦是德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問温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與作德也　問温公以正直中和

為德聰明彊毅為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　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

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来歴温公修書凡與已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問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

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畀（事見攷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温公此様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温公義理不透

曰温公大處占得多章小㸃何足以知大處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温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〇六月甲午條下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録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録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稽古録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　稽古録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

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歴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　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　或謂史賛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賛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

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别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来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别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賛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

様且寛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曽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説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　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　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説利害如身處親歴之但理不及唐鑑耳　吕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

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茍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五代舊史温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

好了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

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别處去　子由古史舜

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

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

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

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

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葢不知其有無令

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説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

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逊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為逊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

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令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説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益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

事其亦誤矣　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

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

語言亦有所自来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

都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邉年號只書甲子　問正統之説自三代以下如漢書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有不正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

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馬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

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
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
其下如魏黄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
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説
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
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
又問唐後来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
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

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

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綱目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主某公范曄即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揚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

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刦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刦是漢侍中光禄大夫而叅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

臣而刼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

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吕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

必九思三省眞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臣首遷述黄帝以来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録武帝乃惡其直筆刋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梲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覩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畧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畧舉宏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歴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畧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

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賛却說古今漢志雖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

古而不説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争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道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説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

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　字被蘇黄胡亂寫壊了

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

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

分明然是甚氣象　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

勁如古鐘鼎欵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

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

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

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黄魯直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

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

褻圭缺羣威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槃䖍外别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褻宜增蓋已瞭然矣　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别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黄帝以来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

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
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
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
功實多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
倉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昜煥是固不
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
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氷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
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

也哉葢亦有其故矣秦人茍簡煩碎峻迫以為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為隷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緜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緜於秦推所從来任吏之過也　自隷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隷之流為晋隷則又専務姿媚以悦人姸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

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𠀋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趍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何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

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人多説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

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来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

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壊了多少人　士人先要分别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将来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

著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

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
都不闗自家身已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
自成兩様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禄底心去却全背了
這箇心不向道理邊来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
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
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
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没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
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

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

力於此者耶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

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曾不應舉只緣令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繞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

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横置胷中却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

無邪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

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陋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没世窮年從事於此

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五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栁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毁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温公諸

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

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来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

不用多作葢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古詩須看西晋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黄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餘意黄費安排　選中劉琨詩高東晋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

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鋭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　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

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頴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麽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

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

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做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　人多説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説好便却説好如矮人看場耳　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

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

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韓詩平易孟郊吃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

韓文鬭鷄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　李賀較恠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恠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

琵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　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徳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

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爲其救房琯亦正　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　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

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　張文潛詩有好

底多但頻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　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

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閙不虛静之故不虛不静故

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閙如何見得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麽用

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的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的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　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江西之

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令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　明道詩旁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

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

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辟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凜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

溺志者幾希　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於魏晉顔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

變變而極於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詩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概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時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

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罷重以為絶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羣兒之愚爾不㑹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也哉　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晋五言迄于陶其適也顔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

而可　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閒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葢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

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吕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顔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悦人耳目既務悦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胷中所藴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詞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

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葢未見此書　韓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

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

已何以事君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綱羅天地之大文理象罷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藴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

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詞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灾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

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葢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亾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様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

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令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

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來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

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様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雜 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盖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荅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荅賢良策不荅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

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

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觧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

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秉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

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仲舒文大概好然也無精彩　孔子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問呂舍人

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揔之徒賦皆不好了　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

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

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的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有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踈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

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底或引程

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粗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上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

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葢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静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静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穏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某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

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栁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説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黄達才言栁文較古曰栁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栁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　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栁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栁子厚看他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

事較合宏便不能如此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如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

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貪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詑

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說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

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末

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栁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栁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

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

迫又曰令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

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

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甞觀嘉祐以前誥詞等

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

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

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

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生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

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　嘗讀宋景文張巡賛曰其文自成一

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六一文一唱三嘆令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

意一直者此黄夢升墓誌極好某所喜者豐樂亭記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王顔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　歐公為蔣穎叔軍所誣既

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稾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絶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

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得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

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曽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欵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删動

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晩年筆力亦衰曽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

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

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决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

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

盖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葢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

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戱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

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賔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

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
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
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
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
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
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
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
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録一千卷琴一張

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為六吏不成説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説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灾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説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説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説盡道理却説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

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

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踈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乗角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

字為正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　統領商榮以温公神道碑為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

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一

起頭起行
百十遺

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

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問黄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决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

甚鄙俚　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　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

天下以吾辯而以辯衆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令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而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便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

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髙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

父文字工於摹倣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寛緩不分明縁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曽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曽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内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南豐作宜黄

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向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樓銘

當時諸公都斂袵一云便是令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 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令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

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誥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

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著甚麽年甚麽月後面便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

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奥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其所見畢竟是自家所

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骨氣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簡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稱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著著雖不入眼然有骨氣令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

塗眉畫眼只不是本様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

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葢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問要纔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

了却看韓文不如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　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駕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

之類

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竒言語下梢與文章都差異了　要作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禀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

收煞　文字奇而穩古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頽塌只畧教整齊足矣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　嘗見傅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工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作詩亦然　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

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髙見得破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諸生曰韓栁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栁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粗中間却有好意

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収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令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

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　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

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

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説曰此李斯誦秦所不

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説如何

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

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説蓋欲使藩鎮聞之𢘆罪

懼禍不敢叛耳令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

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

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衡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

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
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羮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
意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
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
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
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
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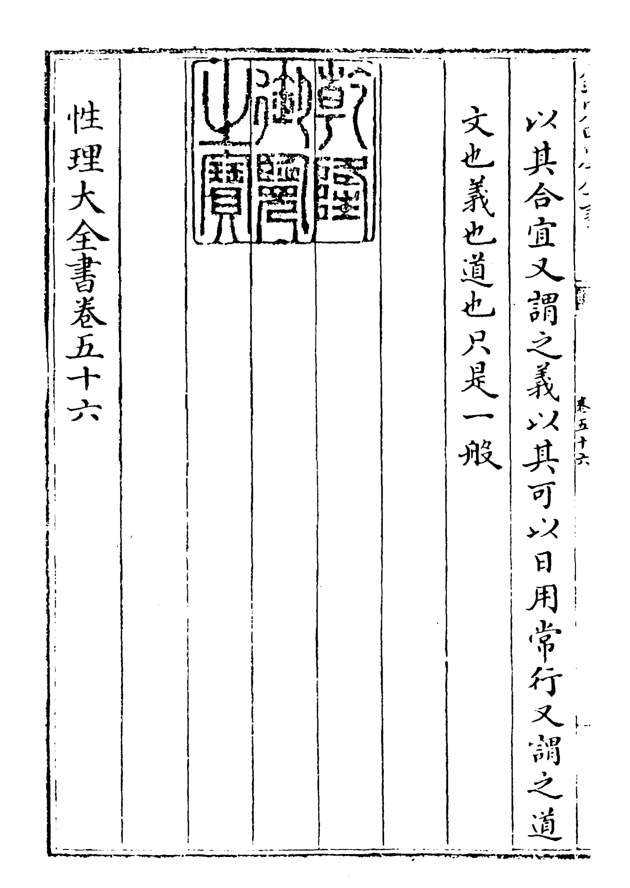
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弥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

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令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
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令
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
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
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
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
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
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

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

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鹽米細事總謂之文

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六